

義

門

先

生

集

義門先生集

歸安吳雲

元和韓崇同輯

吳江翁大年

卷五

書

與友人書

郁令聞南歸得接一哥手書且畧悉近履喜慰無量旣  
勞肉須調治何必作楷字且稱謂仍衙門中陋規無乃  
非親厚之道邪以後作字切望仍舊時兄弟之歡唯有  
公事連名帖子不便與他人異同乃循用時套則無弊

耳老師近作筆力淳健真福壽綿長之徵弟小題選歲  
內僅可刻成二百餘首必至來春始竣即使刻完亦必  
待老師諸文以爲一集之心官元首庶幾使初學小生  
卽窺尋六經風味也凡有已訂定者專望二哥陸續付  
亮直處寄下因刻工好手不過劉旭如一人隨到隨刻  
方足倚辦也弟每思辛巳壬午閒小題文併全章題棘  
闕不出者通算遂得三十餘篇其他人尋常淺近好文  
亦幾增其半若早成則斷難致此大觀耳房書亦至來  
春方竣學院科考必發行當在弟小題選之前小選有  
待此無所待也批中閒有不妥處已爲剔去增則有所

此論異言而行法公  
九

不敢弟實自知理之明心之清手之辣萬萬不如綱齋  
故耳定侯乾沒不已自取此困豈非吉凶由人耶儀封  
眞清也然眞腐儒才短而多疑事事爲吏胥愚弄賴其  
不得志而無所設施故地方無擾但能有人勸其安於  
坐鎮雅俗則妙矣滄洲操守亦未改但粗疎任氣寮案  
固已忌之又逢迎在上者之意遂人人與之爲敵亦可  
憐可歎矣且辦事惟欲每人而悅之毫無實心實政齟  
齟是戲然愚民固鼓舞愛戴之其被摘印也皆如小兒  
之失慈母若得挽回重臨敝府亦一佳話也金藩加平  
盡行革去後恐難繼儀亦不倚信之就目前固佳吏也

其他則以其素行推之可以想見一切署印皆出專斷  
貪殘放手火耗重而詞訟之徵索百方亦將如之何哉  
弟久不撫帖所住小屋甚暗唯春夏窗戶洞開乃可作  
字稍稍溫習必踐十九首之約也此閒自九月望後陰  
雨相繼無五日晴霽陽氣不收晴則甚暖聞都下乃極  
冷何不均也起居惟祝將衛立俟世兄近作有佳者望  
寄示一二仰遵前諭不妄僭刻他人但欲以警發學徒  
後輩耳諸續布不備

履新伏審起居多福目疾想已全愈且左世兄所寄手  
帖與巨來所寄者書蹟大不同極爲喜也此疾他人每

由於憂鬱如二兄直以太用功致之平日服補心血之藥自永遠不發也弟於困窮潦倒之中近復加以老母體中違和倉必噎痛所進甚少一冬焦心鬚之白者尤多飯量亦減小半老師所諭增補韻書一事非得心緒畧定不能爲也房稿遜志集已刻十分之七陸續發印所行勢不能多亦不係文宗之頒行與否蓋各有發行之時不比歷科書也此際坊間并刷印亦不肯北五省客人則去年五月後便去盡直至來春買鄉試墨卷矣季方行時當以樣書寄上耳弟小題選亦刻十分之七專待老師各文定本如善人教民七年一節小弁一章

非曰能之一節吾不如老圃居之似忠信至恐其亂信  
也不揣其本二節友直四句郊社之禮二句并公事畢  
二句擬程皆要刻入稿中如文之以禮樂當仁不讓於  
師二文以單句亦僭刻在內切望卽仗二兄便中亦推  
前所求如去聖人之世四句文亦不可忘也中庸擬用  
二兄天下之大本也搭題文爲冠但此文發第一句二  
股中尙有嫩句弟非理家當行不能下筆不知可得老  
師畧加斟酌否相知深故語無忌諱如二兄自有改動  
亦必佳耳大學不知第一章中可再得一篇否至今懸  
空也老師王孫賈問曰一章文中所謂人之司命句尙

有疑以竈爲司命今日道家如此後漢書祭祀志註中引風俗通所定世俗皆祭司命則似今江浙人家家堂香火不指竈說竊謂七祀司命與竈竝列所謂二字儼作比於二字虛說如何或本有三代兩漢之書可據仍望二兄問明寄示也硯材已付顧嫗囑其用心仿古季方去必寄上也紫凝前年忽發心疾自開一酒鋪與傭保襍作大書署其門曰管年海內論文地今日江南賣酒家許多牢騷不平亦由不肯潛心先儒書看得舉人進士真足爲我重輕耳龍炎爲儀封同纂書羈身二君恐皆不能爲學使者之助亦可惜也梅先生在金藩署



中藩司一冬奔走在外無由相問候計典過當托陳學  
師寄信促之弟居鄉諸事塞默學劉勝之寒蟬矧在故  
交別語敢不如教并乞致意禮執也其如君聞已坐喜  
卻是可喜事輒附聞適多冗不及作綱齋字乞爲致意  
當於季方行時帶至綱齋所索諸稿案頭無之容畱心  
廣爲徵覓然來春卽是會試愚意自家下工夫爲急且  
趁在老師講席下明白得幾條經旨做成一部稿使饑  
腸饞口莫不磨飶而榮遇亦未嘗不在其中尤此時之  
切務耳諸祝珍衛不備

春夏之交南方無日不陰於病體尤苦想都下清和起

居增勝也授職於二兄爲常事然從此典試分校便可  
整頓文運固當爲後來學者賀矣同人皆平安衙門中  
亦將爲亨衢水邊林下庶幾可庇乎亮直素蒙二兄推  
分收之譜末此番叨在三人之列定出師門恩知然弟  
不敢於稟報中輒敘感私者緣大人長者之意於此等  
事每推而遠之不欲以爲己德故也更求二兄始終提  
誨勉以謙謹廉靜戒目前之覆轍卽不敢高談古賢節  
槩但庶幾風味似桐城京江一二乃至得之難而失  
之易爾鄙陋無遠見闕之想大爲軒渠也因學徒陳生  
瑛揆九之便草此奉候陳生之祖爲吳下大師從學者

懷滄洲即陳鵬年  
曾任蘇州府被劾  
任官至河督

極多先君亦在門牆陳生之父亦有才氣翁蘇兩前輩  
皆歎譽其人文而屢不得志於場屋遂爲幕賓以資菽  
水與陳滄洲周旋最久滄洲所至有聲得其助焉陳生  
少從日容爲文姿穎而功苦去年南場房考力薦而復  
落相知者皆爲惜其屈抑亦能通曉吏事其自好不墜  
父風倘有可爲之地者仍望二兄一言噓植之弟非信  
之有素不可妄竇也弟日來目疾轉甚其根在肝脾二  
經有非鍼藥所能遽已者便恐有失明之憂連年長夏  
皆以芻字遣日今并此一適亦無之爲將柰何矣愈生  
昨已抵家蔣生未歸諸續報不備

兩蒙誨示諄切具感至愛緣未有便人且目疾方劇不能作字會託亮直致意前渠字來云二兄近以內直校勘朱子書晨入夜歸不得見者已兩月懶慢之愆更無所逃矣立俟世兄過吳彼此往返僅及切要數語迫於挂帆而止想二兄已悉其畧也弟之畏憚已到一百分家之窮空稱是身之衰病稱是左思右想唯以退藏爲宜今雖外除未敢輒消病假亦未敢言不出此際所恃唯在師友仁慈曲加蔭庇使得安穩住三家村中折腳鎗和砂飯飽噉以終殘年於望外已足更不求餘也南榜極公敝府官卷中有王醇叔前輩令郎名希正者三

義皆清明無一點昏蒙之氣聞官卷皆主司自看惜不  
拔作解元耳三兄文想亦王之儔匹以不獲卽讀爲憾  
也羣舍世兄文首篇大佳立俟已擬十三名次篇承上  
處筆誤見遺此番閱闈全是謝昆舉爲政雖名次位置  
不能盡當然頗卓然自立董君大不如此聞之眾論非  
弟私護同年之語也老師稿三卷刻成子遵親自齎納  
刻手佳者少故竣事遲用梨板頗耐刷印將來有文字  
尙可續刻也子遵臨場文字仍望二兄與綱兄直筆批  
摘不知可携至直房中否或不便則寓中燈下敢勾破  
費清心也同行者爲沈生巖字穎谷其人單門奮志學

聖像即趙子昂白描  
畫軸樣後信手然就  
語意論之此信更在  
其後何以漫不編次耶

雖未成志趣頗高自戊子以來用力實自精進家貧孤  
露弟妹之累甚眾一身寸管支吾不給頗用此奪其日  
力然轉見其內行可觀非浮偽少年僅事名場奔走者  
也仍望二兄推分爲言于老師之前俾得一見開發其  
意子遵場事旣畢尙欲畱都下從諸位小世兄之後畧  
聽老師講論皆賴二兄翼而進之恃愛我輒敢作此無  
已之請也目疾實自狼狽每寫數字必閉目稍息然後  
能視所委遲於繳納惟度外坐宥稍涼容續布不備聖  
像尙在姜氏但俟經手之人顧維岳表舅歸而後可圖  
之

古詩十九首明人說  
山小楷最精義門先  
生亦常書之

里中馮君維申名崧爲詩清新穩愜絕出輩流書學吳  
興道林先叔稱之年逾強仕尙困舉場因不能家會復  
尋京華舊遊弟念今日好事樂善有古賢人暮得一士  
且而告人猶有餘喜之風者莫如二兄故敢介之上謁  
唯不憚多方噓植之幸甚不備

古詩十九首附學徒俞生來求送上字本不佳又適當  
變換手腳之時遂拘局無復理將來容於學書稍進書  
一本重換也俞之文取徑甚卑不敢令其請教綱齋轉  
呈二哥其人則粹然未涉一點時下惡習百凡求卵翼  
之渠亦別無親故在都下也

顧姬云者蓋即顧大  
娘也康熙間我吳球  
研名手亦落記

墨選房書選俱於今日書成封面序文皆弟所自寫心  
緒不宥久疎臨帖字甚劣也有房書樣本六十部二十  
部送老師十部送二兄十部送立侯世兄十部送太山  
兄十部送綱齋兄季方在出月初閒起身并老師程文  
一百二十冊墨選二十部附之至都也蔣生欲請老師  
全稿開雕已另選佳手四五人專候發樣乞二兄先爲  
代請如舊稿中別無改定之篇先將目錄寄下以便一  
面寫刻徐侯全樣之至尤便也去歲尊札到時汝周處  
研已託人寄上矣渠亦不日從山左入都也所委研顧  
姬已琢就今屬名手做漆匣季方行時尙未可必得容



別寄也弟因家母病勢沉滯執筆幾寫不出一字弟小題選中待老師文亦甚急

蔣生極蒙關切覆翼此非筆語所盡先母于此月十六日下葬唐荆川謂生平唯此一事難于爲力過此縱溝壑亦非所懼矣知交罹此憂患使人萬念灰盡有母者尤可念也承有翼章此誠存歿均感之事若禮兄尙未屬筆便求已之此閒計音上原刻綾軸奠筵遺命籲辭八字蓋費財于無謂莫過此耳弟于此月中往來荒壠又近處謝孝始無室居下葬後卽至虞山昨暮抵家此際又有親故攢集說極無味不情之語先此奉報諸當

蔣西谷名溥我家南  
沙相國之子所云天啓  
甚和者亦指及龜山  
徐氏詩案將了時耶

續布黃生者江湖之士踪跡詭秘縱使其學真爲廣文  
先生所不及萬萬不可多事爲他日之累切囑  
昨晚往口口處看用儀兄二兄與洛生兄見過遂失瞻  
歛爲悵尊作解題之確突過東郭楚陽二賢但亦似失  
出色處輒肆狂瞽知容之有素也

生蟹滾酒空心服凡諸跌打損傷皆可且此時蟹甚肥  
或恰對症也蔣西谷侍班天語頗和云算不得什麼大  
事著問九卿西谷下來又挑剔清楚云是問九卿非著  
九卿問大抵漸解矣謹復便紙希宥之若游齋中間之  
甚的也

惟岳者義門先生  
一母弟也願君精於卷  
之家富收藏者有法  
否名畫壯觀錄四冊

歲序俄已入秋遙知起居清勝也舍弟在安國寺中本  
不令其往一處荷二兄與綱齋兄骨肉之愛皆親自往  
顧少文歸又蒙佳筵之贈日儼作字奉謝以目疾大作  
遷延不果昨又接得六月初四日手教彌自恨其疎慢  
也老師改訂易稿八股遂付開雕此真後學之幸精神  
復舊不可不知八股得于秋爽改定加批發下與舊稿  
同作一帙行世尤所望也舊稿已刻完今將正蒙發刻  
所諭備物幾番搜索業少佳者價亦騰貴如雲閒司農  
輩春閒便託舍親顧惟岳料理弟耳目又狹向年曾見  
者惟姜氏有趙子昂白描夫子聖像一軸黃氏有邱長

崑山徐原一作序而未刊行者魯得一抄本在也

繆念齋令邦想是女子昆季

馬仲安名思贊孟印花山馬氏是也歲書甚富錄記

春而江月大字橫卷二種其價皆在三十金左右但聖像不知于嵩祝爲宜否邱書頗奇偉質于繆念齋令郎處呂無黨令郎有宋板近思錄一部與襍書三種質於馬仲安處需銀二十七兩贖出書則弟未經到眼也此外意中無他物當自此畱心潛訪務在價不極昂又不礙儒臣本色者乃妥耳寶翰樓主人昨又提往揚州矣前番止于縣中拘喚取保候質今則老命不知如何尊稿刻已將成必不徵失也族譜則因前此家叔所書後來再對難于增添家叔亦患目疾執筆茫然如在雲霧他學徒手寫者終不愜鄙意乃乘雨天稍清適時弟自

配徐氏者意欲改內配  
某氏云想係崑山徐氏  
詩案發印之時恐累  
及至戚耳蓋記

書之命旌德人程公莘開雕緣一人獨刻故遲遲未畢  
也再有商者其中有一二配徐氏者弟意欲改爲配某  
氏不知妥否唯裁示以便書成刷印裝訂也吾鄉學院  
是滄洲一流人操守或能勉自修飭然其所取之人必  
是尙卜兩會元風氣爲之柰何廣期所選墨卷去取殊  
可怪亦不行江宙賣至一萬三千者李岱雲也此事真  
無處說起只好在三家村裏聚幾箇蒙童私相誦說耳  
會漢瞻兄拜倒于查爲仁元卷從之學文者無一人不  
熟讀繆種流傳賢者不免推波助瀾他人復何望哉目  
病甚力疾草草不備

質物接者  
閩門書舖  
元此見前  
卷四十一

此月十一日接到二兄八月二十五日手諭是時正在  
喪舟匆匆未報昨十二日雲閒楊君至又接到九月二  
十四日手諭得以詳知老師具摺求退曲折目今仍在  
坐湯所發之瘡自必卽愈伏讀御批在遠小臣不覺涕  
之橫集況老師身當天下之重蒙眷待若此恐不惟求  
歸尙在所難雖閣務亦辭不脫也從容進退自有時節  
因緣只得且捱去一年一告要有時鑒其無可柰何而  
竟許之耳八月初有小世兄之變想九月大壽情緒亦  
不甚佳老師生平事事苦多樂少而于子息上尤甚亦  
此天生一段闕陷只得付之往因者也立候世兄便得

子極佳做了如係赤子雖不中一箇搭題但足以娛慰  
老師之心八月下半月尙是好月建矣然立候此番不  
中却甚好趙公出自係舉雖公道人且疑其有私不如  
紓之學益進文益昌人乃不得以尋常卷中人相待矣  
季方以不中悶恨何其小丈夫哉吾輩雖出處進退未  
必遂有關係然一名低舉人豈足爲輕重政恐辭之不  
獲將來爲世網纏縛不得自由若命中當喫苦下科終  
爲所羅也北闈擬墨尊作入理而近情首篇尤妙視稿  
中進一格矣綱齋兄文高理確但弟嫌其用能研諸候  
之慮句不穩心地二字亦有語錄氣成宏前輩文字用

語正如作律詩相似無不穩也銀臺先生文亦有精采之句然密處不如尊作矣吾鄉十六魁文無一佳者而月山之不通爲尤甚第二篇前二股無端說到要人消物盡可謂妖言矣吳下地屢震而冬雷恐來年爲荒爲疫然無不自解元兆之想來北塲元卷雖晦昧不至此也浙榜眾口一詞皆稱其公但文則元卷皆浮泛閒壁聽之語十六魁皆爛考卷腔第六名決中不得人言其不通又在本科之右却不然也蔣生子遵爲涇縣知縣陳姓者其人二世叔之同年本房多寒士子遵文初錄出時弟亦嫌天下二字有走向外處第二題覆載成不



實做事業粗爲合理然文中亦有一句不妥當者及見  
十六魁卷則居然鐵中之錚錚者矣蒙寄還其窗課寵  
以華袞之褒仰見栽植愛護之德無所不極此不惟蔣  
生終身感荷弟亦拜自葉畱根之盛賜也小題當於蔣  
生公車時先將已刻者寄覽其中有極爛惡者如何可  
以入藻舍之目耶老師是一書之腦髓非盡得之不敢  
出書孟文稿中已刻者三四篇及有朋自遠方來首篇  
皆未發也尊稿舍弟屢問沈家索之彼但云且晚卽完  
不肯將原稿寄還然彼力實不逮又耻于已入手之書  
復爲人奪去故作此態耳弟當再與之好言於愚徒中

命一人代之刻完或有出書之期也道因多寶二帖連  
獲佳本召雲者龍理固如是非倖也甚思一見但弟重  
入修門杳不可卜却得二兄有閩浙試差學差之便趨  
迎道左出以坐示當綴數語于後耳十九首子邇來時  
必有譜序則已刻完矣研承分惠愚兄弟其何以當舍  
弟囑道謝君璧兄跋涉不易今安在耶黃君待訪得續  
聞不備薄聿修搨得宋思陵御書石經雖搨及紙墨不  
佳然有之亦可備字樣弟教其以此送老師可畱心收  
之

二哥正月十八日信已到尊譜牒弟收好在篋中因兩

日道林家叔爲埽墓歸常熟俟其至卽對清補好發刻  
不敢誤也十九首殊草草緣變手反拘苦無神氣秋閒  
目疾畧愈當別書他文請教耳江左人師獨有楊賓老  
前輩一人第無窮理根源那能成就人材兩年家居只  
向市井鄉村中尋得幾箇後生日日絮聒文畧有皮毛  
上一層式樣近似耳俟秋閒當彙芻幾篇呈二哥與綱  
齋兄更可指示渠輩向上進步處也子遵塲中文頗窘  
澀首篇假官樣耳第三篇畧妥適然了無精彩不中乃  
其幸也歸而尋繹教誨三年無閒斷稍就成熟當不負  
提獎深旨此生質雖不甚英發尙沉靜肯鍵戶下工夫

此儀對真總有五  
揭事也

其可嘉在此也令雲得脫小考歸亦當小變手筆然弟  
於此曹亦只教以讀近科文之佳者勸其畧看書理前  
選中文字固擇人而施也尊稿緣法合遲沈家又涉入  
儀封先生互叅案內恐其出又無期如何去歲曹友所  
寄試牘皆到弟所採亦甚少也考卷若不真又何取耶  
無垢先生子大佳事若干先生竟以抑鬱夭枉關中失  
此俊才相知中亦風雅道孤真可爲痛也弟接亮直信  
已四五日而海觀尙未知蓋家人謾之耳海觀亦嚙妻  
海觀與楊玉老相遇于藩司署中尙言伊兄方交好運  
漸有轉機術之爲蔽抑至此耶前二十一日立候世兄

已過敝郡以下午賜顧匆匆數語而別弟隨往看舟已  
開矣過鄆亭不使人知自屬佳子弟事然弟竟主誼缺  
然其何以安今先將家報及金使信一封繳到老師諭  
帖中命爲太世伯賦詩去歲已蒙二哥寄示弟因憂中  
不敢爲有韻之文且題目重大亦不得好思容于大祥  
後呈繳乞先於老師前代爲稟明俟得便更作稟啟也  
君璧兄塲後復想入邸二舍弟已令其入都請安恐招  
惹是非更不敢輒至恩門去歲承教之語當相機爲之  
因病久不能多及諸續布不備

十三行漫題數語乞閱過送還益兄帖誠佳而書家派

別各異非敢輒有抑揚也卽使出自蘇黃亦是書家第一流但魏晉與唐宋之界畧有區分當以趙魏公之論爲準的耳紙澀書甚惡倘不當意本在最後去之不爲少也西武先生文亦附繳不備

寄此信者爲學徒張生晟字奕光敝同年陸冰言之表姪也祖父本富家至此則寒士矣小時曾捐教職今望得選惘惘入都或卽在北鄉試此生初學文字茫然而情誼極好倘二哥與進樂誘則爲幸甚大而弟亦感推分不淺也

別後與世兄其話未有不欽念有道者健丁回知途中

安慰又辱手教喜荷交并平生狂直賴愛厚者容之誠  
不敢多讓亦苦不中節矣若少而失學四十無聞無能  
爲役康成家牛觸牆亦成八字弟雖列師門有媿牛後  
矣過弊非所承還以博一笑也馬厰事直陳前誤聖意  
以算法深通者少遂置不問封印前後將各大案并日  
經理都已審結至寬平而仍無所撓無所縱也此時又  
當皇差廿五日老師卽公出始部咨云駕幸易州從霸  
州閱視河工回鑾今復改幸五臺其迎送至龍泉關口  
皆崎嶇山路倍勞頓也弟本欲二月入都今則且候回  
署此行大畧又有四十餘日老師途次有暇方改定樂

經樂傳付刻時文因攜帶累重且有待也紫兄言論極  
適渠近閱南北二史已畢有數行奉候并附上若見百  
詩先生望爲弟問起居今日惟此翁與竹垞先生爲海  
丙二老一以精一以博讀書種決不斷絕天畱碩果以  
待後學二兄當從容與之扣擊聞其緒綸必有開益如  
此人卽千古亦不易多得耳劉大兄得其近信否甚爲  
懸念去歲秋冬或在敝郡陸氏耶歲初崑繩曾過保  
定住兩日去渠言方百川已游岱宗靈臬何以堪此渠  
今歲仍應京兆之請此閒義學諸生因老師公出甚促  
尙未行文來取大名守已先具厨饌畱巡道處也二兄



以何時適吳門可以偕令郎早來無寧速也梅先生令  
兄大先生均爲弟致候向暄惟保愛不具

起居想安適作文多否相與鏃礪以回狂瀾非二兄與  
大世兄之責而誰委耶舍弟多致意有毛氏說文及定  
遠鈍吟全集畱獻累重不可寄有使人可令帶去也二  
兄四月閒所畱銀弟竟忘之前日始付渠耳汝舟一字  
附上呵凍不具

汝舟之來瞿世兄有字極諄諄相囑而弟之力不足以  
援之其藝雖工人雖安而弟自過於謹畏未敢薦入諸  
府且別俟機會雙鉤其令兄本爲目今第一當令其畧

加講習以待二兄驅策也有人入都自可常至弟寓旣在府門之外且弟過府中一切諸項人等無不謙和不預外務偶然有人出入不至耳而目之使他人得聞也北谷家日貧勢不能延師趙生坐地乞再作數字寓容公爲感諸不悉

書局逐日趕趁進呈又無便人久失問候卽日炎暑想起居清勝算數稍暇定復拈弄筆墨作一二小題倘得偕老師新篇寫示便足以洗我胸中塵滓也婢子孕過期而未產當年亾婦孕次兒亦然恃此無恐蒙老師世兄二兄垂念感荷感荷宛陵先生駕回後復向諸王稱

其實學有天下之大果然有人且端方雅士所惜年紀  
已大故不帶來其人極向我方法但我畧說即便一  
以貫之故不會輕示大意如此其傾倒可謂至矣二十  
邊見飛蝗爲之寒心又訛言河間草根俱盡得來札乃  
少寬近來雨多而蚊盛敝鄉占歲有蠅荒蚊熟之說秋  
成得如辰已閒便大佳也標舍志氣有成人之度但好  
調理必無恙所慮欲速愈而百藥皆試翻成耽誤耳二  
舍弟有來此扶襯之意此時不知已出門否諸書當寄  
信往南也毛稚黃韻書因近日汪無亢已歸鄉試司農  
新作熱官故不向渠要容託人覓之弟固未授職前乃

說去歲與三公及山掄開列時本欲求往武英編校適  
聞此信嫌於有爲爲之遂不敢請後乃出諸上命與孫  
汪同事耳想二兄望弟向榮之意太切偶爾誤聽耶魯  
田聞在此一二日南歸未知的否其時文適案閒無之  
當詢北谷倘得之卽續寄也季方使者忽然起身老師  
稟帖世兄字皆不及寫僅就初三日字奉報有要語欲  
達之致意世兄於中秋前千萬差一健丁來崑繩語併  
築墅曲折借太邱以發俱俟後字詳之今年避暑駕歸甚早  
不至重陽也婢子一分婉當先從提塘封內奉聞燈下  
草草不備

再蒙賜書知標舍漸得向愈甚慰懸切魯田舍弟已往  
張家灣渠仍欲攜家往濟寧且知鎮江爲母姨營葬秋  
閒乃來目下卽行倘復有家人至舍當持二兄所與書  
轉寄也婢子倘得雄固是大幸然弟日祇役於內家中  
無綜理之人翼而長之尤屬難事知其無可奈何且聽  
命於造物而已二兄四月閒但至舍一觀卽知弟之苦  
況也老師有近作小題文并望攜示署中所刻諸書惟  
古文精藻尙存四部其他有來求者遂無以應此時世  
兄心緒不佳未敢瀆請至期亦求爲弟各攜三四部名  
文前選目錄刻成後弟并未全見也王雲衢遂謁選弟

力勸之再就秋試不肯俯聽殊可惜夏雨蒼蒼子朗得一令未之任而殞於都下亦可哀想所未聞漫及不備昨十九日子時生一女子古人所謂慰情勝無者也但有虛恩門及知己坐注屬望之素耳二舍弟一到卽當奉聞前書俱已收到不備

弟壬午科不中後聞平山令會薦未審虛實卽意甚感之今茲生女亦同此懷且二舍弟已有兩子不足慮也重承二兄與世兄過愛感愧感愧河事恐不可收拾卽蘇杭之水亦甚大米價騰貴民何以堪健丁去速老師大人稟帖不敢從塘袋中附致乞語世兄此後人來必

令其親至弟家留一宿乃無誤也孫汝舟極感二兄相待之厚有一字奉候附上香土季方囑候少章已南去久矣諸不備

去冬卽日望二兄來到何遲也想向平之累都畢令兄先生康勝二嫂佳兒佳婦承歡膝前備人世之福祥豈弟窮薄鰥獨之人所敢仰望耶弟目前苦況畧具世兄札而歲初舍姪在家中爲弟求關帝簽得一生心事向誰論四句昨歲倬弟亾弟亦得此簽旣爲可懼而弟婦未歿之前十日弟夢中聞人誦許渾金谷園桃花詩中開日妾先歿落時君亦終二句私心方惡之及十三日

檢時憲厯適是開日將來此身竟不知如何來教所言  
惟有書紳不諛庶幾爲立命之助而已內衙非常之災  
其不可追者已無可如何如樂書春秋解周禮諸說倘  
猶可尋繹得之必得力勸老師大人及今舉其大畧筆  
之於書其爲關係非止一人一家之私也標舍體中聞  
尙未全愈曾問魯田有一用針之法昨劉大兄過舍弟  
託其附寄與世兄如未到可從索之也欲言甚多非面  
告不可何時入都作經宿譚耶諸續寄不備魯田今日  
適在舍下囑問候

弟亦一冬勞傷病發力疾祇役歸家便不復能執筆作



一字是以老師前問候缺然常從東發大山兄處畧知  
世兄體中安否息耗仍未得遣一人至保也魯山冬底  
自山左來都弟亦不獲見今卽令健丁同永貴至張家  
灣邀之恐懸望先此奉聞表題竟無佳者如何老師前  
乞先爲弟請罪世兄之病大約起於學數口苦心血大  
耗兼之勞倦則媵理閒風寒乘之醫者不詳其本耳此  
閒醫家多碌碌邵御史諫珂自詫爲能通曉亦時有奇  
中者其人旣有職守故且止邀魯田商之亦勿太急急  
則恐誤在其中也草草不具

夜歸見永貴忽還爲之大駭蓋往問熊敏思家魯田未

嘗至張家灣往永平府此不過在玉田縣原任館陶令  
白爲懿字子美者之家往覓卽可得今併弟所與魯田  
字寄上或二兄言之老師竟差人至玉田或令河間府  
差人至其乃弟家接之卽不難致也魯田極欲見梅先  
生二兄別作一札更以此動之何如草草不備

世兄祭文弟義所當作而筆墨久荒日來又都無晷刻  
靜時恐靈之噴飯也嘗有作弔李太白墓文者其密友  
規之曰勿輕搯手須怕此公識字弟正復慮此只得推  
與對初兄耳分一兩附納乞檢到也十七帖饒葦間尊  
丈世傳之寶又前輩鑑賞如出一口昨諦視之并非大

觀內府所開之本直南宋翻刻耳若肆意題破有乖不  
肯重器之道無庸更着語矣如末二行小字了無神氣  
也匆匆不具白

比日想頻得安書計嫂夫人便霍然矣廿五六閒弟本  
擬出城爲洞蕩兩日遂不果前此遇此等病皆不覺爲  
苦近乃委頓早衰至爾柰何綾扇納上初六七邊當圖  
晤不備

研書納上小硃筆無可作八分者畧無古意專待汝兄  
潤色使近漢耳其筆畫無妨廓之稍肥也季方今日想  
當至師第渠近作律詩數首頗流便而多歎老之語弟

深訝之惟二兄有以開廣其志意不備舍弟尚未到承  
坐注并謝

別後目疾大作不能披卷者五六日今始向愈耳老師  
所閱漢魏詩繳到乞喚吳晉付去人附納摹顏書元次  
山碑油紙二十張乃病中以此消閒者筆惡甚尖硬而  
項軟不能隨人意只可與希福作仿也不備

令兄先生厚意殷殷其何以報歷日乞暫畱明後日卻  
送還也表題大抵以御纂朱子全書及發帑修河二事  
爲佳弟不看報須問之劉大兄乃合式耳燭價并舍弟  
所畱書二種附納不備

蘭亭書繳筆大小不盡勢也昨愷老歸覓元稿亦已失之如何邸中硯附到不妨畱俟汝兄刻成後比對也據洛生云是向日所開宋坑中石雖非至者然愈於新坑爲不易得未知老師法鑑云何也晨起等飯時寫得二三十箇大字家廟碑乃翻本筆法殊不俊拔宋廣平碑倘已檢出望先賜至荷四世叔求爲弟致仰慕夙心緣用名刺反近套廿五日晴明當躬候也不備

前所諭金生語渠聞之極感二兄嚙植盛心但此閒米盪鱗雜悉賴渠經理搬至城外恐往來太遠有可助筆墨之勞者或令尊使送至城內得以効弟子之職用代

掃門無庸計直也四世叔已到否老師前求代爲請安  
不備

蘭亭跋非文敏書墨無光恐是染色始異真宋本也龍  
兄已於昨日進館扇書就附納金生容卽與商定奉覆  
因弟家中無人託渠料理薪水故耳承教謹已銘心書  
紳老師前乞爲請安不具

商邱先生家有張旭郎官石記乃王敬美所藏宋拓本  
今世所無也十二日弟有事出城午閒二哥能一至山  
言齋中同觀否尙有宋人飛白書一種據錢遵王先生  
云亦是奇蹟似不可失也此訂

前蒙尊兄先生觸熱往來慰郵至再其爲銜感非復常  
辭可喻不孝孤惡逆通天動成磨折掌院一時誤認推  
諉教習此時魂驚魄喪惟有一死仰賴聖意無他託其  
親信者往復剖析始得允行今日已咨吏部恐老師大  
人懸念謹此奉聞乞爲轉達早聞遣人至張家灣看船  
收拾幾天卽可去矣尊兄抄出老師所批韓文乞僭閱  
一日欲託儼深抄出批語也再姚現聞先生所選老前  
輩小題尙有兩集在大世兄襍書中前已檢出七本矣  
其書之樣子小補能認乞一檢不孝孤歸家姚氏必來  
索此書彼係先人手澤不孝孤不容使其殘缺也又二

舍弟有陳善書苑菁華岳珂玉楮集二書一係老師要  
看一係柏世兄楷抄再問陳管家檢出帶去尤妙臨行  
續顛不備

惡逆深重上延天親雖年追先聖而不得其豪髮報養  
□罪安贖痛無極也昨蒙尊兄先生鞍馬勞頓未息俯  
加慰唁四世叔長輩亦觸冒暑熱遠至內城不孝孤適  
奉邸主呼喚往西苑宣旨有負仁人長者存恤厚誼謹  
對書稽顙鳴感不孝孤幸邀聖恩於內廷執役諸人中  
獨得終守達禮此去從先人於九原猶誓效結草之報  
也更有一二語奉求轉達老師於四五日閒得畱宿內



城一夕尤爲銜戢非所敢望聊布哀私

尊兄先生不匱之仁敦卹孤窮衝冒炎蒸至於再四又重以厚贈拜賜銜戢非言語所能具也葦中人仍不動不變不孝孤若更畱滯相守彌乖星奔之義已決於十一日行矣昨所云王生琴字愔士者令之來見其人純樸無能又東發兄棄世失所依托或蒙尊兄推文恪之緒閱而薦一餬口之所不至飄泊異鄉王生實被再造之德卽用儀與不孝孤輩亦邀惠無旣矣苦土無次佳硯斷不敢當謹附璧凡以筆硯見投者槩不敢受賜也不孝孤因書籍收拾累墜過初八乃行驚聞老師大人

欲躬賜弔唁無論下賤非所敢當且此非不孝孤之居廬也老師大人所處不同深恐有窺覘以爲媒孽者謹對尊使稽顙固辭更仰尊兄先生委曲轉達倘不以不孝孤惡逆重大言行不慎動觸嬰戾而猶賜以教訓則尊兄先生爲之傳述同於出口入耳也書二種領到韓文務於初八前奉繳姚選檢之不得亦無可如何矣竹紙二塊乃去歲舍弟帶來者送往充用老師大人前選有印就者望轉求一二部因族中有一舍姪頗能學文欲以乞之哀鳴無次

二十年前曾嘗宣城琴高魚始知山谷春網薦琴高之

句善道士風而已蒼駁之爲過後見趙與時賓退錄亦載之今乃復嘗子陵魚不知亦有詩中道過否不能爲詩而徒拜良友之賜感且赧也弟目因連夜熱極不得睜又爛矣承問多謝雨涼走候不備

弟之八分所謂秦吉了也字稍多則查帖甚苦外閒書扇大抵情李明古代筆耳賤目亦甚昏尊扇必俟稍愈乃能書王太常畫已與吳紫王舍表弟換宋槧老子矣昨失逐容面謝不備

類諸帖六十四篇畧對訛字耳詩亦有一薄本與刻本閒有異同其清處卽向斧季僧抄別無他善本也秋澗

義州曹奉  
初寫四書即其事也

集極不通然弟止有此一部閒要查對事蹟比之書畫則書稍適用亦不願易也率覆不備

五月望後聞鄉中酷熱而足下揮汗爲我寫春秋正義訛字惠寄不顧體中之疲此段雅意古來好學深思之士所不多得也殿中雜差甚多又四書發樣甚爲促迫近日稍得偷燭下餘功對至第十二卷其中如未之絕也秦板小九經猶然不誤而一向心粗竟未對出得罪於母之寵子帶若衍一弟字更不從順得此如去目醫又孔子娶於并官氏自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及宋本東家雜記皆作并正義中反從流俗作开若非宋本何以

析疑真不啻百朋之錫當裝背成帙畱示壽餘永爲子  
孫世寶也袁炳源遂歿於客邸窮阨中無以卹之甚愧  
于心想足下聞之亦爲驚怛耳冗中不多及諸惟保嗇  
詩正義畢功仍望寫寄無厭之求度大雅君子不以貪  
而見拒也七月二十六日焯再拜上來雍賢友足下

第四五卷中展讀語意似致安溪先生子侄輩

書故義門學士定出安溪季先生門下其於碟情

款洽知遇之感可想見也惟此卷末附有數札蓋與  
別一人者兩意無識偶識於後

義門先生集

歸安吳

雲

元和韓

崇同韓

吳江翁大年

卷六

書

復董訥夫

手書數百言重之以佳詠四章禮盛而旨深此在前輩  
大名高位之人猶懼無以當弟故通家同儕又鄙淺不  
文無乃施之失其宜耶循諷咨賞徒增悚荷而已別後  
目疾頓劇幾致盲廢所以不獲繼見大作才氣浩瀚橫

絕一時翰林風月三千首無難突過章句小生望洋向  
若莫能測識端涯雖樂爲蠅之附驥其何可輕著一語  
貽古人佛頭撒糞之嗤耶承索觀弟所爲古文弟生平  
於經史二者不能有一精熟貫穿得之於心可以希立  
言之萬一用此偶有牽率酬應隨手弃去不復存稿蓋  
韓李之徒必曰其文古之文其人古之人豈不通古今  
乘於君子之下材輒敢僭冒聞命惟有戰越所委扇紙  
則俟涼爽目翳稍退當書呈記室小儀公兩疏諸書所  
載皆節畧今幸得其全靜歛齋詩筆尤喜見所未見統  
俟面謝令母舅二世叔未及肅稟申候先求代致不敏

煩歎偏塞舉筆昏昏然不復多及

卽日春和伏審起居佳勝貴省主司平陽先生頗能耽  
味宋儒先生書壬辰所作擬墨流傳吳下居然越俗此  
行或當汰除謬種歸於雅正召雲命律實竝高才知文  
戰必稱意不惟一榜有睂目鸞鳳作而蝸蟪革音方當  
驟變舊習也弟自去年病目至今幾於研匣塵封所委  
繭紙尙未寫呈又辱長書雖感不相鄙棄厚意其如中  
閒稱引云云皆前輩有高位重名之人所逡巡卻避者  
而加之於不棄物讀之惟有汗浹毛戴戰懼失次而已  
正苦不能張目百事俱廢尊稿五卷撫摩太息遇此奇



物而盲者無以與於日月之明是亦病夫命窮福薄之  
一端矣謹隨使者與祝書湖筆奉繳倘邀愛我餘庇重  
得眸子清明尙當請而讀之焚香作禮爲餘年關身樂  
事至於作序則自知非其人此生緣小來狂妄天罰剪  
加不敢又添此一重罪過也青棠名集幸得賜教從此  
茅舍中榮光奕奕可敵鄴侯三萬籤矣謹南望叩頭以  
謝率復不盡所懷

久不奉教徒切思渴前者蒙示潘氏經驗之方益徵愛  
厚無已其如肝虛火熾痼疾已成銀海無輝金匱難刮  
徒費良友之盛心付之感歎而已卽日麥秋伏審擁比

下帷起居清勝坐問詩樂諧協之本卽非淺學所及知  
然以虞書之次序求之古人固先有詩而後被之聲歌  
故曰聲依永若必待宮商上下相應發言爲詩則是永  
依聲也陳王士衡之作於時謂之乖調劉彥和以爲無  
詔伶人事謝弦管豈必皆與樂爲一哉然自永明沈謝  
始變新體神龍景雲而後沈宋裁爲律詩一清一濁用  
字甚嚴稍有出入卽爲詩病雖非入樂律所必諧開寶  
諸家時有不拘王右丞錢考功則一字輕重皆不苟矣  
以後如香山如溫李如致光全集具在其雙聲疊韻之  
對仗不惟兩字顯然可指而數也有閒一字閒兩字閒

三字四字五字亦必輕重相準利吻輕唇無纖毫差忒者白詩注中載王右丞秦川一半夕陽開乃想夫憐第二句則當日諸公詩舉可歌也元微之稱昌黎近體云玉磬聲聲徹金鈴箇箇圓輕新便妓唱微妙入僧禪其爲律詩亦何嘗專事倔强者乎子美集中間作吳體則仄調硬語之祖此不過偶爾遊戲皮陸倡和欲體之無所不備始相仿效至宋而山谷老人專以此自雄謂如是乃杜陵也其無乃偏得其一支一節而遺其大全乎元之張伯雨又專法山谷他人固不然矣旣畧聲病何名律詩宥律不諧勿使句弱恐不得爲通論也巖滄浪

元明諸家宗嚴說  
不過教人何得率  
爾立論

之論詩爲宋季而發未嘗非對症之藥理學之門徒旣  
盛於是理路有隣於偈頭者矣議論有比於彈劾者矣  
溫柔之意微俚率之風熾滄浪之言亦以云救也然詩  
者發乎情止乎理義昌黎謂正而葩者三百篇之體源  
士衡謂緣情而綺靡者漢謠魏什之門戶謂之不涉理  
路不落言詮而一以禪爲喻則又未見其真而徒爲捕  
風捉影之譚以誤後人矣元明以來靡然從風莫之匡  
改牧齋定遠昌言掎擊各因乎詩病之所趨以加之針  
石也牧齋議論具見本集定遠有嚴氏糾謬一卷近已  
刊行世兄但取而觀之必將自求至是之歸而一時矯

漁洋選詩極有手  
眼何至以鍾譚  
之義門子詩直是  
不謹

枉之失亦可悟於言表也短詠大篇同一道耳新城之  
三昧集乃鍾譚之噬餘五七言古詩之選又道聽於牧  
齋之緒綸而去取失當至吳立夫早逝其詩全然生吞  
活剝不合古人節度取爲七言之殿可以知其不越耳  
鑒茫無心得又何足置几案閒哉客來不已而尊紀行  
促語無倫次唯知已度外矜恕至幸臨書馳仰

五月閒接尊教以所下問者非片言可了病軀不能酬  
答是以逡巡未報七月中適以覓書往返白下者半月  
比歸而舍弟但云復得手書檢案上不知爲誰何藏弄  
矣比日正苦齒痛右輔發腫從容當更奏記也惟寬其

懶慢之愆幸甚

與錢楚珩書

已春邂逅特荷不鄙方期執經先公世丈先生門墻日承講畫加之從老世長兄濡染餘緒雖慙心得猶欣耳學庶幾韓吏部之文訣有聞於三傳李推官之詩種不私於一邑豈圖故人牽率樂鄉淹久昨秋京兆充賦乃聞世丈先生遽歸海山拊心悲悔不知所爲旋服羈鞅祇役內直腸繞閭風日迷齊練乏孺子生芻之誠違橋公車過之約滋恨積愆千言莫殫比日伏審老世長兄卽吉以時近履多福祥琴而往賦詠又成幾帙但未識

何時得尋舊游身。叅彭戴捧誦，咨賞使靈芝。瑞露一蒙沾，丐沁脾。換骨耳前歲，侍言世丈先生命。按五芳井事，實定興縣志。卽范君所修，惜其寡識，無佳文紀述。止有漳浦一篇別紙，節抄附上。或可補載詩注。弟不揆樛昧，更欲妄請前見世丈先生架上，有東澗老人所閱五代史記，擬從老世長兄通假俾舍弟心友携至郡城，對傳其本職業新隸，深懼隕越，倘獲矜許，由此稍窺史法，如被循誘，曷敢弭忘。愚兄弟頗服濟陽損敗之戒，守臨沂補治之訓，硜諍性成，通國所保，經月奉繳，必無薄行。想大雅君子不拒其交，淺望奢也。因風卻寄，無任瞻馳。

與蔣子遵書

兩蒙惠書顧以四書發牒促迫窮日之力僅描得四紙  
抵家便無餘暇中間又多雜差目下稍涼燈下猶爲補  
一二葉所賴賤目舊疾遂除想亦釋氏所謂寫經功德  
耶亭立南還之想因補期已近輒復中止且強顏栖託  
徐爲後圖中秋左右足下所畱之米將盡雲間司農所  
贈十擔亦竭日糴太倉五升米大是不易然到彼時且  
再商量不作隔夜憂也亮直始擬移居而亭立頗有難  
色云俟稟命乃尊適東撫不欲其壻住此房亦便安土  
重遷推將過去矣四月中渠見愚有急需亦分十兩銀



見與兩窮相煦沫辭之不獲可感亦可歎也駿嶽能刻  
南豐類稿甚佳緯畧一條附去但止存四句又有闕文  
須得善本更考之送黃生序止有威儀似介卿一語在  
顏淵問爲邦語錄下也榕村四集將刻成否尙有三篇  
無批語者綱齋前日令愚各擬一批附去恐不可用可  
更與金先生酌之綱齋別無新作能唱渭城須得學不  
厭而心無事者乃辦也璣尺大渠皆云舊作自顧不堪  
亦不暇自理故業未嘗涉筆作制舉文字也目下國子  
監中稍有人材如宐興吳虎炳上元黃白麟同安周九  
萃長興葉曾祺桐城張方爽皆傑出輩流葉卽大渠之

姊婿愚意師洛不如且仍選考卷可以應急房行大小  
題徐之可耳令雲得一坐地甚佳但爲人亦甚愚去年  
畧被人攙哄與寶傳不歡而別不知若此則自己反俗  
無地步矣大丈夫遇合定之於天何至需人陶鑄耶卓  
人甚可念渠去歲曾有字與愚而書局已不能多着人  
又無可以爲之地者至今尙自內媿也前修在望四字  
頗難位置今漫寫去充用他年此藝倘稍進步或如清  
勝前例重寫可也老師比來畧無音問振聲寄語弘農  
先生云已有催其速畢窰突之事來春卽至之說纔喫  
得幾箇荔枝柚子又將席不暇煖不知能苦辭解免否

此甚非愛之者所樂聞也素功忽於十六日發病氣喘  
洩瀉不能起牀前日有關脉無寸脉昨又有寸脉無關  
脉醫家都云不治至於一日之內用參四兩貴同年咸  
欣欣相告不知何以失人心至此亦可鑒而自警也在  
直偷閑寫此字適第二頓飯至不多及焯再拜上子遵  
足下

令兄亦乞致意教令姪且令其放開筆仗做卽稍駁  
雜亦無妨多讀古文爲要前偶與綱齋論慕廬先生  
管仲器小前二股甚佳豈可貧賤正合不知聖賢大  
學之道大意能稍迂拙正合不能致王大意言體不

言用脫化舊注乃是要法綱齋亦以吾言爲然也

新正遙知尊翁老表兄尊堂老表嫂福壽駢集令兄親家令嫂親母吾賢與表妹動履佳勝令姪令郎輩俱慧增而學懋方興日新之氣象冠於梓里也所寄榕村四集俱於歲前收到維學處所會逾於本數吾賢之愛厚雖有加無已然私衷之感忤亦不可名狀矣亮直說銓補曲折渠已詳報但掣得實籤尙須買缺至秋恐不宜更遲卽輕裝隨成雲以來亦似佳會此在吾賢自酌所宜爾山莊扁因未身到難爲體目景趣偶取謝康樂遊名山序中山水性分之所適語寫寄如不嫌籠統且用

之俟異日南歸隨尊翁老表兄之遊履極臨眺宴賞樂  
事更爲作一記以志其勝刻諸門閒可也金先生亦望  
爲道念諸續及子遵足下正月初八日焯頓首

維學處前又會銀十二兩想舍弟已奉聞矣愚居此窮  
約之況雖云無兩而幸不至矢志干人者實皆足下欣  
助之賜也卽日將屆屨長懸知尊公老表兄福祉增勝  
令兄親家意況必佳令姪與英官輩器業皆日上足用  
欣慰癸巳撤館禮部已說堂但早晚未定前議更不提  
起矣麗天聞欲入都已起身否一升一選勢須經營洲  
若已出無伉之闕尙料理一闕也同日八人一齊掣籤

擧着實籤始議及此耳金先生并乞道念詩正義已對  
幾冊耶冗中不多及子遵足下

近日家中新來一童子頗安當阿時忍之至今更不  
可耐因其醜酒令伊叔領去寓中始爲清淨道場也  
附聞又行十月二十九日燈下焯頓首

此閒十三日便已下霜且結薄冰氣候陡冷賴令叔祖  
厚意又爲我製一大毛外套將來不至受凍但暖帽貂  
領俱未有不好仍去累他昨令家人從足下處告貸三  
兩銀託純錫甥買了寄來當與此信俱到也舍弟家信  
中云存仁入都有筆三十枝寄我可畱在足下齋中待

愚歸後見付存仁此行必是資能得鍾庭先生丁艱之  
信促其北行照管受勤受勤舉動頗爲老成特獨畱候  
補寂寞無聊耳敝寓中上下多病者顧先生爲尤劇爲  
之寢食不宥昨得信始向愈但又動歸興雖不敢強畱  
恐病後受不得路上辛苦且此時盤費亦無自出此必  
須待愚歸日商量乞託金先生婉轉告之諸不具子遵  
足下

偶得一奇方可救無限窮人錄在別紙又行愚表焯  
頓首

二令兄前夜已到正慮及路上已發水車子難走卻因

亢旱自濟甯安驅而至極可喜卸行李於中巖家今早已往晤將來大約與陸近侯同寓近侯因嫌所寓地藏菴不好尙要移就緊實而寬敞之地尙未定也過蒙尊大人老表兄手書見存且加周卹乞於過庭時從容先致感愧之私俟有南歸使人當奏記耳二令兄天資本好只耳朵是綿花做成近來相與亦太褻愚俟其喘息稍定當以此閒光景及關係重大處詳告之亮直亦已將尊大人老表兄之意諄切囑其盡朋友之責矣今年秋賦四遠雲集國子監已投過八百六十餘角文書將來成數所不待言三十三名正不知如何位置自妥只



有至公無私聽天所命乃無貽悔在士子亦惟有守分  
自變始不纏入網羅也前年足下從五代史記汪本校  
出張彥澤傳中不與出帝酒事爲李筠而非李崧近日  
偶理通鑑正作李崧不知所對憇閑家表母舅蜀本還  
是李崧否千萬一查見示敦本流餘四字因目下酷熱  
磨墨輒要燥裂俟得雨當卽寫就向奮侯用圖書付二  
令兄寄達也相知中陳秋田亦係彼中應付夫馬之資  
不免望誤甚屬可惜諸續及子遵足下金先生可爲致  
意五月二十一日焯頓首

請朝錢米俱匱不得不告急於足下得甞那一二金以

濟然眉之厄則舉家被其賜矣不具子遵足下焯頓首  
茲來表妹丈家人入都云在商家霖遇見足下知趙北  
口翻車二位令變衣俱沾溼劇爲懸切不安過此想康  
莊緩轍安穩到家也來雍體中亦必平善愚日來在內  
壘有弊勵之言昨晚發化書新聲二本令看其如何早  
閒往海澱覆奏摘出三條皆蒙許爲是適得大雪天心  
甚喜書有一百十二頁愚點燈後至起更看完又寫奏  
摺三更就枕四更上車回來又進直廬點燈到家畧無  
憊乏之態季方忽動歸興過之不可然恐歸後又追悔  
耳足下可無望念也呵凍不及一一十二月初九日焯

再拜子遵足下

久不得音問入夏遙想侍膳多福金先生校春秋注疏必已到成襄也安溪老師稿已刻就否甚望之此間諸友皆佳君璧點講官知報上有之唯鹿定夫於四月初感冒竟天天年此極可哀太常之後無人矣不可問天也黎宙先大兒年八歲者昨疽發於腰而殤壇長輩釀分爲之解悶唯愚以不與人還往且手無分文獨不與也穎谷想節後仍往浙耶爲他人作嫁衣貧女真不獲耳燈下偶及不具五月十九日焯再拜子遵足下卽連家信後不別封

與陳彥瑜書

此行止貪得一教官爲十年後餬口計十月中必抵家也去在七夕猶可握晤率復不備彥瑜足下生焯再拜屢得書緣多冗不卽荅想見原也讀書須切實下工夫不貿名名乃大也少年微逐勿復爲之勤習古人法書務求沉著看宋人寫經字雖工拙不齊然用筆處可以識眞也承索拙書近來於此甚荒且僕書何足觀耶時文不變旣以之進身或宐畱意有新篇望寄示一二雖常學之而不效猶樂從壁上觀上將軍之英銳也尊公先生度清健善飮乞道念諸惟以愛日之誠憎陰加勗

不具彥瑜賢友足下十月初三日生焯再拜

昨暮匆迫偶忘命題先行其言四字乃虞珮與令姪孫  
試筆者來日可好作不備彥瑜賢友生焯頓首

與門人丁審桓書

七月中有字寄復衛瞻具道足下在都安好且有孫先  
生相依不爲偃偃無適諒尊大人自不懸念也大章非  
有他只欲自表其高耳愚在沂竟不能讀書隨過卽忘  
亦不待數紙之後如柳子所歎自惟文章一事未必能  
及當世之士所望足下輩鷹揚鸞騰排秋旻而直上也  
先輩作文必剝去數層而後下筆如董思翁文今人視

之似乎平易然在當時則於世俗之意□所布之局皆  
刻骨洗削不畱一字其精神所注自足久而常新故到  
於今誦之至如正希之文就其合作使今人復搆是題  
窮搜冥思要不能到其爲後學服仰豈徒然哉願足下  
精進不已盡鑿故技必思幾□管賢則名自起遇自至  
若去家數千里徒爾悠悠苟同眾人又安望世之以國  
士遇我而慰高堂之屬望使親厚者快意哉前元燮兄  
家人歸去季方浴後偶感風寒述之不悉竟不意其一  
病數日在外宐謹慎京師無醫惟在自調攝耳讀書以  
工夫不閒斷爲主精力亦不可過用適有俗務不更作

字與之也壇長兄回字乞致去此兄真淳之性澹雅之  
文名流中所罕近日孫先生待之如何視其人之可以  
入世局而後篤好者此子師兄敗筆斷不可學也聞孫  
先生以吾不寄字與之謂我自疎此豈然哉吾性旣嬾  
放加又輦下知舊旣通音問不得異同故惟有書至者  
吾乃荅之相知淡者且忘形骸何有楮墨閑中爲道此  
意也聞田有兄已北轅曾至否渠必常過孫先生寓中  
見時致意不備

與李大兄書

別後偶飲灰酒洞下不已明日恐不能至公所柰何吳

縣志及纂修識畧送上但楊儀部意中深憎此橋之遽  
撤若畧中出之翻使欲造者借以爲辭似不若節抄以  
示之也王文恪公薨於嘉靖三年三月分宐至二十一  
年九月始入閣何緣預不載入誌書此語亦可折其喙  
也紙偶忘寫容續奉不備李大兄先生執事同學小弟  
焯頓首謹空

昔年王鼎中老伯曾云若胥門果曾有橋則沈石田  
文衡山畫姑蘇八景中何得皆有胥江晚渡此亦可  
備一說

與武陵先生書



暑退涼生伏審講授之暇起居佳勝闔府清吉粵西音  
問時通世兄在南定諸事適宜也去冬弟以不能謹慎  
自修致獲嚴譴重累親朋震驚憂惕仰荷骨肉傾注古  
誼有倍從舍弟家書聞之既切感銘復自慚其不足以  
當也祇役碌碌不及占謝復承賜之手諭申以規益開  
緘跪誦如親提誨百朋是錫三復勿諉何止出入懷袖  
而已四書得此一番勘校古今同異解惑析疑更無遺  
蘊內中所發之本亦有佳處然已涉元代又開於北方  
不免以傳寫致訛今則隨處按本稽考便可決定目前  
既有功於官書將來裝背成帙畱付餘兒更爲子孫之

世寶欣快珍重難以言喻也二房次子天分遠不逮其  
兩弟冀其稍長精神充實或能變化奮發求益收困學  
之效循誘漸漬當無棄材政恃賴於至仁不倦焉耳允  
中率上百不旣一統希慈鑒尊謙附繳武陵先生座下  
同學小弟何焯頓首再拜

與常熟□知縣書

卽日庚伏漸闌伏聞長材兼攝婁篆賢勞不易然清風  
時雨四扇滂流未嘗不爲兩地之民賀也治弟伏匿苦  
次人事都絕關於上記者久矣茲有賓者故南樂尹錢  
寶宮兄發祥之後曾蒙其以文字之故下交敝同年吳

元朗掌科第三令郎又爲其□壻前月吳世兄偕寶宮  
二世兄抵舍云有家人陳慶於前歲竊去身契反冒稱  
前代陳益吾少司空之後令伊父具控案下復有不憚  
身名陳慶親族爲之證佐者致蒙老父母世臺先生差  
提陳慶從前所寫甘服送趙仰見仁人君子之用心矜  
憫官裔沉淪下賤亦欲南樂後人歸于忠厚長者其所  
嚴切批示者皆所謂匪怒伊教初非直據單詞獨於南  
樂後人有所摧抑也但此間所見南樂辛未同譜諸先  
生皆云南樂身後往弔猶見陳慶在彼服役生前竝無  
少司空宗族公懇南樂檢還身契之事敝衙門前輩金

海門先生至觸熱徒步賜顧謂治弟獲幸於門下者非  
一日而南樂亦安溪老師所取士也以公義相責令開  
陳其顛末於左右治弟以非邑中之人而少司空去今  
已七十年其陳慶之是否良賤不能周知的確昨作一  
書轉詢漢瞻曾兄以便執此復於辛未諸先生適漢瞻  
苦於頭口未及賜覆而海門先生又以書見督輒不辭  
冒昧敢懇老父母世臺先生暫霽威嚴容治弟輩細詢  
邑中老成不欺讀書自好之人如果少司空的裔自當  
立遵明諭治弟輩焉敢左祖南樂後人使欒卻降爲皂  
隸如其非也則南樂亦本口進士身沒未幾其子弟卽

以蚩螻多而不能掉尾尤爲可哀仍望電斷懲其姦僞  
此實先後縉紳均被其賜者也海門先生札并附呈台  
覽臨書不勝戰慄之至

荅陳生汝楫簡

來示云有疑愚者裁萬歷己丑以後之文過峻是固不  
然馮祭酒開之萬歷中人也其王逸季墨卷選序云洪  
永以來氣以漸開故文日盛至宏德閒盛極矣嘉靖初  
氣以漸凋故文日衰至末年衰極矣隆慶初抑浮靡尙  
精約蓋少振焉然至於今學士剽竊諸子厭薄六經巧  
於凌駕拙於鍛鍊有青黃黼黻之觀無布帛菽粟之味

識者憂焉余謂評文者成宏下當取其辭理俱合者嘉靖下詞或勝焉當取其理之合者隆慶至今理詭而詞支者痛削之唯取其稍雅正者此評文之金科與萬厯癸未祭酒爲禮闈書一房同考此序作於癸巳凡閱丙戌己丑壬辰三試其喟息於文體之變衰至此然則愚者之奮然刪蕪亦猶行萬厯盛時諸老之緒言云爾敢易視前輩哉且近日盛談機法者皆自謂問塗於宣城然陞菴墨選序中於當時作者厭薄亦已甚矣今并抄其大畧足下其爲我曉之其言云吾讀嘉以前文多見瑕萬以後多見瑜嘉以前如烏鵲也白者自白黑者自

黑如十數牘中得一牘而能舉其名也於一得中得一  
行兩行而能舉其語也見瑕者多有真瑜者存萬以來  
如鳥之雌雄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欲舉數  
十牘中誰氏奪目則皆奪目也欲別一牘中誑語爲佳  
則皆佳也就題面視之未必是掩題面視之未必非是  
見瑜者多而不知其所以瑜也是其過而存之或一時  
牽率酬應使然微詞敖弄未嘗不自發其凡矣今人會  
未之察乎宣城自爲文雖頗事穿合不能若虞山馮嗣  
宗之譚藝錄確守題理一字一句皆有定體然亦必致  
謹於位置而惡睂目手足之爭序如萬季蹤擾凌亂無